



軍事教育

學術寫作的正確心態(上)

空軍備役上校 朱家敏、空軍中校 林彥文

提

要

史瓦茲柯夫(Norman Schwarzkopf)將軍，在波灣戰前，籌組「絕地武士」(Jedi Knights)小組，作為其智囊團來進行戰役的規劃。小組成員皆來自陸軍「高級軍事研究學校」(School of Advanced Military Studies, SAMS)，他們都接受陸軍參謀學院第二學年榮譽課程，以一整年時間致力鑽研軍事歷史案例研習課程，培養出真正的作戰能手。此教育模式，奠定了波灣戰爭勝利的成功典型。^{【註1】}由此可知軍事歷史教育與寫作訓練，對建軍備戰的影響性。只是從基礎教育迄深造教育，進而至高司單位服務，其間有不少的作業報告要交，不少的敵情分析與作戰計畫等學術論文要呈上供決策參考，但在缺乏寫作訓練下，我們難以奢望寫出的品質能滿足所求。

在《做個超級老師》書中，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視寫作的教育與訓練，無非是寫作可養成動腦想問題的習慣。更可透過寫作練習協助大家成為良好的思想家。^{【註2】}」大前研一即說，21世紀競爭，不是民族之間競爭，而是「聰明人」之間的競爭、「思考的智識」之爭，未來來自不同民族、國家、文化的男生或女生，只要有野心、有抱負，懂得思考，就能往上爬。^{【註3】}顯見，寫作訓練的重要性。今怎可輕忽此領域的教育與訓練呢？但我們亦需記得李遠哲博士所言：「做學問沒什麼可依靠的，完全就是要靠自己。^{【註4】}」寫作的好與壞固然會受老師的指導影響，但是操之在己的努力，才是重要關鍵因素。

註1 Robert H. Scales，章昌文譯，「真的沒空學習」，國防譯粹，第38卷第2期，100年2月，頁80。

註2 Stella Cottrell，羅慕謙譯，做個超級老師(台北：寂天文化，2008年5月)，頁225。

註3 大前研一，劉錦秀、謝育容譯，思考的技術(台北：商周出版，2008年1月)，頁351。

註4 朱淦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2001年10月)，頁6。



壹、前言

輾轉任職軍事教學已近30年，與同儕們聊起軍事教育的點滴感受乃是軍事學術寫作不彰，無法培養出後學之視野與襟懷。造成此種一代不如一代的比較素質低落，除了是現今事務繁多，缺乏閱讀的習慣與撰寫軍事學術寫作經驗之外^{【註5】}，更因為現今國軍軍事教育體系缺乏培養官兵嫻熟戰爭理論之課題，來提昇軍事素質所致。如同1866年任職英國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 Portsmouth)約翰·羅頓(John Knox Laughton)教授所呼籲當重視軍事歷史教育，他說：「歷史不只是研究戰術、戰略、組織與紀律的基礎，而且也是從事此等研究的唯一當然基礎」。^{【註6】}

如何來運用史例，強化後學戰爭指揮能力，除了當講授軍事史外，如同毛奇所強調的，軍事歷史乃為「平時用來教授戰爭知識的最佳材料」。^{【註7】}更要培養後學閱讀能力的提升，是因為：「專業知識，實質上是種智能，並可用文字加以保存」。^{【註8】}是可透過鼓勵閱讀與講授，培養真知灼見的洞見。同時，要加強後學具備軍事學術寫作能力，因為在學術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所強調的不僅是把他人的想法重新組合一遍，而是在彙整的過程中，培養出其創造知性的參與，而成為良好的思想家。^{【註9】}

波灣戰前，美軍籌組「絕地武士」(Jedi Knights)小組，作為其智囊團來進行戰役的規劃。成員皆接受過陸軍參謀學院一整年時間致力鑽研軍事歷史案例研習課程，培養出真正的作戰能手。所以美軍能在面對自越戰以來首次大型地面戰爭形態，克服越戰失敗窘境，從容不迫，指揮若定，發揮以靜制變，而贏得卓譽。無不是戰前的教育模式所致。^{【註10】}由此可見，軍事教育不僅要著重講授軍史更要鼓勵閱讀歷史，同時將寫作訓練納入教育體系，培養其邏輯思維、組織的聯接、考慮的周延，造就出卓越幹部。如同大前研一所說，21世紀競爭，不是民族之間競爭，而是「聰明人」之間的競爭、「思考的智識」之爭，未來來自不同民族、國家、文化的

註5 Stella Cottrell，羅慕謙譯，前揭書，頁258。

註6 奎格瑞·甘迺迪(Gregory C. Kennedy)、凱西·尼爾森(Keith Neilson)，高一中、郭家琪譯，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國防部長辦公室，2007年)，頁154。

註7 同前註，頁171。

註8 同前註，頁148。

註9 Stella Cottrell，羅慕謙譯，前揭書，頁225。

註10 Robert H. Scales，章昌文譯，前揭文，頁80；三軍大學研編室譯，決勝沙漠——科威特之戰(台北：三軍大學，1993年6月)，頁101。



男生或女生，只要有野心、有抱負，懂得思考，就能往上爬。^{【註11】}如此就能成為國之英才，成為國家基石。

貳、寫作的重要性與研究方法

只是為何要重視軍事歷史教育，在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所著《為何不向歷史來學習》書中提到，學者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曾說過：「我們對經驗的較深入希望，是因為歷史應該不只是『為了下一次，使我們更乖巧；是為了永恆，而使我們更聰明。^{【註12】}』」能讓我避免重蹈覆轍。美軍經過越戰的失敗教訓，而改革軍事教育，並模擬作戰，創新「空陸一體」理論。終獲得1991年波灣戰爭勝果。學者艾金生(Rick Atkinson)就說：「波灣戰爭，其實打得不是6週，而是20年」。^{【註13】}勝利成功是汲取歷史教訓，而創造出異於昔日的作戰形態所臻。由此可見向歷史學習對一位軍人言，是強化歷練的經驗，俾讓自己軍事思想凌駕敵人，而贏得戰爭的勝利。^{【註14】}或許這也就是大前研一所強調「思考知識」一決高下之爭。此向「歷史的學習」的明證就留待下回專門論述。今即針對學術寫作心態來陳述，尤其是面對寫作該具有正確心態上來著墨。

一、寫作重要性：

為什麼要練習寫作呢？從小到大的讀書階段，我們有數不清的作文與課業，及至進入高等教育的大學、研究所、博士班(軍中基礎教育、進修教育及深造教育)，礙於選修課程的讀書報告與專題研究要交，所以不得不寫。但是我們要如何才能寫得好，才能抓住精髓，寫得有模有樣，就不得而知。反正只要一聽要「寫」，頭就發麻，腦袋就空空如也，是有無窮盡的苦惱。坐在書桌前簡直是活受罪，但又不得不寫，於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課堂上是不知云何，但是要交作業報告時，人人皆捧出一篇篇完好的書面資料。曾問學生，如何完成此5,000-10,000字的書面報告。他們口徑一致的說：我們上網找資料抄完了。這就是我們高等教育的寫照。他們不管也不願多花心思來看自己的陳述內容是否貼切，能夠流暢的、前後一致的表露出自己主題的論述觀點，只求敷衍過關，交了就好。此種失去學術寫作訓練的原意，是否顯示出當今軍事教育最

註11 大前研一，劉錦秀、謝育容譯，思考的技術(台北：商周出版，2008年1月)，頁351。

註12 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鈕先鍾譯，為何不向歷史學習(台北：軍事譯粹社，1981年6月)，頁12。

註13 比爾·歐文斯(Bill Owens)、愛德華·奧佛列(Edward Offley)，曾祥穎譯，軍事事務革命：移除戰爭之霧(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頁104。

註14 國防部主編，國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1982年)，頁51。



疏忽的一環是，重「理工」輕「人文」的病灶。

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教育問題，現今學(員)生寫作素養的不佳，非透過「教」與「學」乃能造就成為優質幹部。在《做個超級老師》書中，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視寫作的教育與訓練，無非是寫作可養成動腦想問題的習慣，將想法轉化成文字來陳述，培養語詞寫作能力的表達；更重要的是透過運思過程，讓我們運用詞彙，依一定範本格式，養成文書編排的好習慣，讓書面美觀；同時學習對焦陳述，切中核心，符合題意。更可透過寫作練習「協助大家成為良好的思想家」。^{【註15】}

此道出寫作的教育訓練目的，就是要培養學員生透過問題的深思熟慮，能有邏輯、層次、條理性，言之有物的表達出問題的事理，讓人一目了然。這是否指出從事「學術寫作」教育訓練的重要性。我們不是要教導出人人是寫作高手，但是卻必須教育出人人知道怎麼寫，能寫出篇流暢的、有內涵的報告。

海明威所說：「我們應獨立寫作。」^{【註16】}儘管寫報告是學(員)生階段的必經的過程，卻不被重視。這反映出從題目、到資料蒐集到完成鋪陳出一篇完美稿件的訓練，是受教育過程，培養學生獨當一面的訓練。如同中興大學李瑞麟教授所言：「當然寫作技術是困難的，要利用整合多樣的深層次的經驗。要利用到記憶、判斷、分析、發明、創新、組織(在混亂中找出秩序)、知道讀者的感覺等等。寫作非常複雜，需要多年練習才能培養出非常配合自己思想的精確的、成功的語文。但是寫作不僅『可教』、『可學』，更是值得『教』與值得『學』。所以寫作沒有所謂『不可教』或『不可學』。」^{【註17】}

顯然我們都忽視此技能的養成，責無旁貸是教師的職責；然而事實上是，泰半高等教育界均認為寫作是學(員)生該具備應有能力，是他們程度差，不值得枉費教職的苦心與精力。這也就造成學(員)生素質低落的原因。顯然現況的反差是很值得深思檢討的。

《做個超級老師》書中就說，對學生與教師言，學術寫作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對教師言，學術寫作像是一個學術常規的問題，對學生言，可說是要在一定時間內，寫出老師所想要看到的東西。但由於在高等教育過程中，要求寫作的風格上，缺乏練習與指導，所以我們會發現許多學(員)生，從來沒有好好寫過一篇正式文章。原因是，學(員)生對學術傳統與常規缺乏認識，又缺乏信

註15 Stella Cottrell，羅慕謙譯，前揭書，頁225。

註16 洪達主編，世界名作家談寫作(台北：故鄉出版社有公司，1982年2月)，頁289。

註17 李瑞麟編著，突破研究與寫作的困境(台北：茂榮圖書有限公司，1996年9月)，頁9。



心與動力所致。【註18】這指出，造成現今高等教育的寫作失策原因，不是學(員)生素質低落，而是學校教育並未有系統規畫寫作訓練。

為改善此種弊端，提升學(員)生學術寫作能力，《做個超級老師》作者認為，除了要在高等教育階段中，講授學術寫作技巧之外，教師更要透過活動、介入與回饋，引導學(員)生對於寫作過程產生更豐富的理解、信心與投入的熱忱，並鼓勵大量閱讀與練習寫作，即學術寫作課程的指導，應納入教學當中。

【註19】若此，當能達到高等教育的目標。正如台大吳佩瑛教授所說：「接受高等教育的學(員)生，面臨最大挑戰(教育目標)是，要寫出一篇長官、老闆、董事會看得懂，以流程嚴謹的方式解決問題、來源有所依據的報告。【註20】」

為此，學術寫作實在是軍事教育必須著重的一個領域。但現今學(員)生在基礎、進修教育階段過程中，欠缺指導與練習，致使深造教育想以「建軍備戰」為專題的學術論文寫作，以做為高司單位的參考美意，打了折扣而夭折。存在的問題又有哪個部門來督導呢？這真是現今軍事教育輕忽的一環。

二、研究方法：

雖然擔任教職該如何來從事指導學(員)生學術寫作的工作，因人而異，坊間也沒有專書來探討甚可明確指導教師該如何而為，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僅有《做個超級老師》可供參考。但在閱讀《心靈寫作－創造你的異想世界》此書，沉浸在作者字裡行間透露出巧妙思維的寫作觀感，覺得可提供初學者參考。譬如她說：

多多閱讀、仔細深刻的傾聽以及多多的寫。同時，不要想太多，只要長驅直入文字、聲音和各種知覺的核心，並且讓你的筆在紙上寫個不停。倘若常讀好書，在你寫作時，好書會從你筆下泉湧而出。或許並非如此輕而易舉，不過如果你想學點東西，直接走向源頭吧。想了解詩，便得讀詩、聽詩，讓格律與形式都銘刻在心頭；要讓你全副的身心都進入詩中。日本禪宗大師道元說道：「走在霧中，會弄濕身體。」因此，只管聽、讀和寫便是。慢慢地，你會逐漸接近你需要說的東西，並且用你的聲音把它說出來。要有耐性，別擔心，只管和著調子歌唱並寫作。【註21】

註18 Stella Cottrell，羅慕謙譯，前揭書，頁224。

註19 Stella Cottrell，羅慕謙譯，同前註，頁258、501。

註20 吳珮瑛，「口試把關…誰讓論文代寫夯？」聯合報，2012年11月5日，版A15，<http://udn.com/NEWS/OPINION/X1/7476771.shtml>

註21 娜坦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韓良憶譯，心靈寫作－創造你的異想世界(台北：心靈工坊，2002年12月)，頁103。



沒有一些高調，只有柔情蜜語的說出想要從事「專業軍事寫作」上所面臨的挑戰，是您讀了多少書？讀通了嗎？可嘗試練習寫下感受呢？但不管如何，要接近、喜愛它，要一讀再讀、再三閱讀，並要拿起筆來寫，方能寫出內心期盼的聲音出現。

所以本專題是以此為經，並參考《寫作—我的作家生涯》、《史學方法》與《寫作的秘密》及《逆線性學習—問題學生也能上常春藤名校》、《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撰寫博碩士論文》、《戰爭論》等書及報章雜誌資料後，歸納統整為本文的內涵主軸。也就是說，本專題是採用「例子」，【註22】發生的現象。即事(歷史)例，指人證(人、故事之例證)、言證(學者專家之名言)。「【註23】鼓勵學(員)生來面對學術研究的思考寫作策略，包括了如何下筆、擬份初稿、著重方向、應有的心態等，這是學術寫作技巧必須運用到的。【註24】亟盼後學能通過閱讀此篇學術寫作的概念，拋開教學方法上的限制，敞開心胸，「寫」、「寫」、「寫」一直寫下去，成就自己的軍旅生涯人生。

誠如名作家蔡珠兒在接受訪問中，暢談成就一生的寫作方法，很謙虛的表示自己觀點。有位年輕學者，想要朝向寫作發展，問起他自己的迷惑：當面臨自己沒受過寫作訓練，在不懂得任何寫作技巧或規則情況下。如何訓練自己，才能寫出好的文章(報告)。她說：

Just do it! 文學不是醫學或法律，不需要資格和證照，沒有學校和訓練班，也沒有什麼規則技巧(如果有，呵呵，也是用來超越打破的)，更不用交費付稅，所以不要顧慮，只管放手去寫吧。寫作的原始功能，是為了記錄備忘，先把事情說清楚，寫明白，再求說的美妙，有趣，殊異動人。一直寫一直想，就是最好的訓練啦。

又對一位想從事寫作的年輕學生說：

想要從事創作，就是「多寫多看」啦。多寫才能紮底練功，明心見性(真的，不寫出來，哪知道自己在想什麼)。至於多看，除了看書，還要看人看世界，俯瞰仰望，宏觀細察，漸漸磨利心眼，才知道有什麼可寫，又該怎麼寫。啊，不敢裝懂多說了，自己也還在磨練哩。【註25】

她揭櫫寫作上一個迷惑真理：「修行靠自己」。老師的指導只是一時的，

註22 Stella Cottrell，羅慕謙譯，前揭書，頁192。

註23 王偉中，「閱讀與寫作」，國文天地，第25卷第11期(2010年4月1日)，頁22。

註24 Stella Cottrell，羅慕謙譯，前揭書，頁245。

註25 蔡珠兒，「寫累了，就去勞改」，聯合報，102年6月16日，版D3。



不可能永遠伴隨著自己走天涯，必須自己依恃著所授技巧，親為親炙，持續寫個不停，方能體會浩瀚學術寫作領域精要，來達成目標，甚超越眾生有所成就。就以美國名小說家詹姆斯·派特森(James Patterson)為例，他從曼哈頓學院(Manhattan College)畢業之後，曾經想當文學教授，因此到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進修，然而只讀了一年就放棄，他說：「我發現自己只熱愛兩件事：閱讀和寫作。如果我真的變成大學教授，只會兩頭落空。」^{【註26】}

為此，跟隨心靈的召喚，從事大量閱讀與不斷寫作。他表示，本來就喜歡《大法師》(The Exorcist)、《豺狼之日》(The day of the Jackal)之類通俗作品，後來他從閱讀名著中，找出寫作的理則與方法，如其所言：「我也能寫，我知道怎麼寫，我喜歡寫。」^{【註27】}從而創造出與眾不同的小說題材，聲名大噪。顯見，我們不要忽視閱讀的影響，更不要輕忽模仿練習寫作是實現夢想的關鍵。

參、學術寫作的正確心態

一、確立寫作題材(目)並以興趣為先：

史學家王爾敏認為，從事學術論文第一步工作即為選題，選題是專論之決定性基礎，選題完成，則表示寫作之方向、研究之範圍、形式之需要、資料之取捨、進度之安排，大致有一定依據。而且專論成就高下，有否把握，亦以選題為重要步驟。換言之，如果選題不適當不妥善，決將影響專論之成功與價值。所以談及學術論文，當以選題列為首要工作。

正如西方學者Gaetano Salvemini所言，世上沒有任何一個人能研究全部問題，每門學問學者均必須對其研究對象先作一個抉擇：

這一切是真實的，沒有人能研究一切事物。一個科學家所能合理期望的唯一目的，就是僅在求知他所從事研究的那些事實。史學家，無益於科學家，在選擇這一類事實而非另一類事實，為研究對象時，是作一個必要的選擇，而非一個武斷的割裂。^{【註28】}

這顯示出學術寫作必須先針對寫作的目標：是老師指定的報告呢？還是老闆交代的研究？抑或是建軍備戰的敵情分析或作戰計畫的憑據？來確立寫作的

註26 卡曼·蓋洛(Carmine Gallo)，閻紀宇譯，揭密透視賈伯斯驚奇的創新秘訣(台北：麥格羅·希爾，2011年8月)，頁72。

註27 同前註，頁72。

註28 王爾敏，史學方法(台北：東華書局，1983年3月)，頁252。



進行。若此，才能進一步從事資料的蒐整與研究。就好比從事田徑比賽，每個選手會依自己的長項選擇較有把握的項目，來參加不同類別的競賽，不可能擅長百公尺短跑的人去參加五千公尺以上的長跑角逐，放棄自己所好，而有所佳績。因此，從事寫作練習的人，宜以確題為先，方能有所作為。此時應注意下述幾點觀念：

(一)確立寫作的題材(目)：

娜坦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在《心靈寫作－創造你的異想世界》書中說到，確立了寫作的題材，會讓自己開始留心日常生活中的寫作素材，開始展現生活與素材之間微妙互動的關係。同時，加速啟動寫作，減少阻力。一旦開始寫作，將會感覺到心靈對題目的反應可能會讓你頗感訝異。此時，不要控管筆寫些什麼，別干預，讓你的手不停的寫下去吧。【註29】說出確立目標後的題材，將會對我們生活所產生息息相關緊扣在一起的影響。

寫作的題材，有如運動員在運動場上所追求的目標，是種持續動力的追求，是要在一定時間內所必須完成的目標。1964年一位美國中學英文老師涂彌(Bill Toomey)，在觀賞東京奧運會後，決定挑戰1968年在墨西哥奧運所舉辦的十項全能比賽，最終獲得空前絕後，令人讚嘆的金牌榮耀。

他前往德國向專家學習，改善跳欄動作、強化跳高技巧等運動項目，並不時的提醒自己：「不論你的目標為何，有四年的時間讓你去做，你應該能夠有所成就。」同時鼓勵自己，與內心對話：「我對今天的進展感覺如何？我的身體是否發出沮喪的訊號？我是否朝著目標奮力向前？我是否專心一致，還是散漫不經心？」時時刻刻關注現在的練習準備，他知道「若集中於眼前，便消除了昨日的影響，及對明日的憂慮。換句話說，有三分之二的煩惱，自動消失了！」就因此積極心態，做好一切勝利的準備。所以當墨西哥奧運運動場上，最後一項跳高的成績將一分高下，決定誰是冠軍時，德國選手對場地的濕滑、土地的鬆軟，試跳比平日最佳成績還有一段差距的高度時，失敗了。但涂彌在平日即有練習過雨天運動項目，遂能以輕鬆、冷靜，在雨天跳出六英尺六英寸的佳績，贏得奧運最光榮的十項金牌。事後他說：

今天我仍對這整個經驗驚異不已。人們總是警告我們，不要有錯誤的期盼。但是，我相信錯誤的期盼，並不會比過低的期望危險。我在1964年走出東京奧運的觀眾席之後，立即追求在四年後的墨西哥參與競賽的奇

註29 娜坦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韓良憶譯，前揭書，頁51。



想。雖然，我這個人看起來更像鋼琴調音師或是舞蹈師，而不太像個十項運動冠軍。【註30】」

涂彌的成功，是否應驗「心靈」動機，對追求目標達成的影響性。想寫作，請先確立題材，因為「定向是研究第一要件，沒有方向，就如無頭蒼蠅，空轉空忙而無結果。【註31】」唯有確立主題，邊寫、邊學，才能追求學術成就上的光芒。

(二)題材應以興趣為先：

名史學家湯恩比於年輕24歲時，被在牛津大學高階人文學院所開《漢尼拔的遺產》課程而著迷，歷經50餘年的持續努力，終於在高齡75歲時，完成夢寐以求的《漢尼拔的遺產》著作。【註32】此顯示寫作是要以興趣為主的持續性學習，才能臻至榮冠。

事實上，作家免不了都在寫令他們迷戀的事物，是那些他們無法拋開、無法忘懷的事物；是它們藏在身體裡面，等著要傾吐的故事。因為，最讓我們迷戀的事物是很有力量的，是我們一再重複寫個不停的東西，環繞著它們而寫出新的故事。因此，最好向它們屈服，讓它們接管我們的生命，讓它們為我們服務。【註33】唯有寫自己興趣所好的事物，內心才會產生種永不歇息勇往前行熱情的動力。

正如俄國偉大作家高爾基(Maxim Gorky)所說，從事寫作固然要擁有良好的知識，更要愛自己的素材。正確的說，就是要打從心裡喜歡它們。【註34】如此方能成就自己。備役中將汪國禎將軍費近十餘年時光所著，《余伯泉將軍與其軍事思想》，係訪問余將軍生前長官、同儕、學生、部屬等30餘人；並赴各大圖書館蒐集余將軍之著作及學者專家闡揚余將軍之有關文獻；閱讀並綜合分析文獻資料和訪談的事實，以洗鍊流暢文辭，陳述余將軍家世、生平、和功在國家的軍事學術思想。【註35】此書闡釋國軍戰略教育的緣起與其影響及其個人的特質。能啟發後學，有為者當若是的仰止之情。喜愛所好，戮力為之，當能在軍事學術上貢獻所學。

註30 魏特利(Denis Waitley)，邱秀莉譯，志在奪標(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3年)，頁141-152。

註31 朱浚源主編，前揭書，頁20。

註32 湯瑪斯·科爾(Thomas R. Cole)，瑪麗·溫克爾(Mary G. Winkler)編，梁永安譯，《老年之書：思我生命之旅》(新北市：立緒文化，2011年8月)，頁512。

註33 娜坦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韓良憶譯，前揭書，頁80。

註34 洪達主編，世界名作家談寫作(台北：故鄉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2月)，頁212。

註35 汪國禎編著，余伯泉將軍與其軍事思想(台北：中華戰略學會，2012年12月)，頁2。



二、寫作是種信賴自己心聲的引導：

宇宙浩瀚，素有專精的學者言，接觸與發生之問題，畢生皆做不盡，人非選題，而問題自存在。學者皆是基於知識良心，非加以解決不可。是以學者研究，孜孜不倦，問題層出疊見，傾畢生精力，盡瘁於斯，猶覺時不我與。【註36】
¹僅能依自己興趣所好，聆聽自己心中的聲音前行。

例如，一位讓人仰慕的學者「簡嫔」女士。因見著社會現象：水果攤前，阿公顫抖的手在褲袋裡，久久掏不出銅板付錢；捷運站內，駝背的阿嬤看不到天花板高的指示牌，口中喃喃：「這邊，還是那邊？」在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作家簡嫔眼見周遭有愈來愈多老人，也陪伴許多位老病的長輩，不禁自問：「我們該如何為老做準備？」這一問，催出簡嫔蘊釀四、五年之久，將筆投向禁忌的老、病、死，全書廿六萬字，以磨論文般的精神寫出了「老年學」的百科全書，《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從書裡或言談中，處處可感到簡嫔對老者的愛護和關心，她表示身為五年級這一代，仍具傳統家族觀念，近幾年她常與媽媽、阿嬤、公公等老人在一起，深感老病死是一場親情總檢驗，「光靠愛是不夠的，我深深能夠理解照顧者的疲累和絕望。」這時靠的不只是個人能量，社會也需做準備，無奈台灣社會目前的老人相關公共政策、支持系統都不完備。【註37】這揭櫫面臨高齡化的時代來臨，政府要成立衛生福利部照顧高齡的長照制度有其必要性。

簡嫔要是沒有觀察出高齡來臨的社會現象，不願傾聽自己心靈的觸動引導，將無法完成《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一書，讓國人了解老年現象的危機。唯有全心投入撰寫，才能達成心中所欲捕捉的畫像目標。也就是說：「要達成自己理想畫像中的目標，不管如何，都應該要能自我對話（聆聽自己心中話語），時常回答這樣的問題：我真的想要達成那樣的目標，變成那樣的人嗎。也就是說，透過自我對話，當覺得自己的畫像不對，就應該隨時修改畫像。反之，若是非常清楚，真的想成為那樣的人，就該盡最大的努力，方能成就那樣的人。【註38】

所以高柏在《心靈寫作－創造你的異想世界》書中，即勉勵要「相信你所

註36 王爾敏，前揭書，頁255。

註37 林欣誼，「簡嫔的老年學，不怕病認真活。畫像、速寫、紀實，新書文體多樣，安慰家屬，也提醒自己為老病做準備。」中國時報，2012年3月8日，版A11。

註38 克里斯汀生 (Clayton M. Christensen)、歐沃斯 (James Allworth)、狄倫 (Karen Dillon)，廖月娟譯，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台北：天下文化，2013年6月），頁256。



愛的事物，堅持做下去，它便帶你到你需要去的地方。」勿擔憂是否能成功或安全與否的問題，一但開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內心深處終將獲得很大的安全踏實感。【註39】

且關於學術寫作，並沒有一個簡單明瞭的真理足以解答所有的疑惑，世上有許多關於寫作的真理存在。練習寫作意味著最終我們得全面探討自己的生命。然不論如何，寫作的技巧不可能千篇一律，有些技巧適用於某些時刻，有些則不適用於其他時候。每個片刻都不一樣，需以不一樣的方式因應才會奏效。凡事皆無一定的對錯。【註40】

上所述乃提醒欲從事寫作，必須以初始意念為主，回到所欲達到的目標，回到把心靈實際所見與所感都寫出來；勿受社交禮節或內在壓抑阻撓，不是心靈以為它該見到或該有的感受。此時是捕捉心靈奇妙絕佳機會，藉以探索思想嶙峋不平的邊緣，如同意識將紙張染得如生菜沙拉一般五色繽紛。【註41】

如吳涵碧（吳姊姊），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九年，花了21年時間，完成兩百萬字五十冊《吳姊姊講歷史故事》叢書。回憶，她從擔任中華日報編輯時開始寫，剛開始從通史、二十五史讀起，每天從早上七點忙到晚上七點埋首辦公桌，要處理編務、還要讀書寫專欄，更要考證文章，「我要求好看且正確，所以故事都沒摻水。」成就她的一身，是因為她不是抽空寫寫，而是全心投入生命來寫。如同現在每一至兩年會寫本《吳姐姐講聖經故事》（2011年推出第一集《創世紀》，2013年推出第二集《摩西出埃及》）。是以研究歷史的精神埋首案牘，為每個典故查找資料，連半夜起床上廁所都在想怎麼寫，書中還融入林書豪、賀利颱風等時事資料。所寫出活靈活現，讀來栩栩如生的作品，是老少咸宜，而成為暢銷作家。【註42】

沒有聆聽心中的話語，不知道所好，缺乏衣帶漸寬而不悔的敬業精神，更不願意耗費時間從事寫作，凡是虛晃一招，只求表面功夫，勢必難以培養出專業的知識，成就寫作上的風光。

三、寫作成就是來自於閱讀與不斷練習：

如何才能完成篇膾炙人口、人人讚譽的寫作成就呢？對照自己最喜愛的作家珍奧斯汀而言，原以為她是一位出生在世祿之家的千金。今(102)年是珍奧

註39 娜坦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韓良憶譯，前揭書，頁24。

註40 同前註，頁33。

註41 娜坦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韓良憶譯，同前註，頁34。

註42 林欣誼，「吳姊姊現身，說完歷史講聖經」，中國時報，102年2月22日，版A13。



斯汀(1775-1817年)所著《傲慢與偏見》出版兩百年祭。方從報章窺出她只是個平凡的鄉間老處女，胸無大志，是以做女工為業，有空就寫作。據姪輩們回憶，寫作都是挑小孩不在時寫作，當小孩一闖進門來就擱置紙筆，做起女工來。六本小說都是在其生命的最後七年完成。以今日來看，她的毅力相當驚人。從手稿得知，她自小就愛寫作，寫作不墜，而且一改再改，雖投稿石沉大海，仍繼續修改。很可惜只活到41歲。如果多活幾年，像她父親活到73歲，母親87歲，五哥91歲，一定可以多寫出好幾本《傲慢與偏見》等級的作品。【註43】這不就是彰顯出勤於寫作，當能揮灑出屬於自己的亮麗天空嗎。

國內有名史學家曹永和，是一位僅中學畢業，台大圖書館員。最初在民國73年獲聘為中研院研究員；歷經14年後，又更上層樓，獲選為國內學術界最高榮耀——中央研究院院士。成功原因乃是他自36年在台大圖書館任職，即以圖書館為家，每日勤讀，每天都在看書，隨時帶著書，不浪費任何零碎時間。更自學英文、荷蘭文、日文、法文、德文，從第一手資料中來研究史學專題。是以興趣為主，自己選題，自己堅持，自己走。戮力以赴，研究學術論文成果，得到國內外學者的認可與讚譽。是「每走一步，都要比別人花更多時間」、「深入研究的程度超出一般的研究學者」、「兢兢業業做學問，不知老之將至」。【註44】可以說其成就是來自於勤於讀書與筆耕所致。

上述說出，想要在學術上有創見、有成就，就是要不斷的讀與寫，才能走出屬於自己一片的天空。但對位初學者言，可參考下述學者觀點，當能走出青澀年華，而進入成熟輝煌時代。

(一)要多閱讀前賢作品觀摩學習：

何以想要在學術寫作上有所作為「讀」與「寫」是被重視，互為一體，緊密不可分。

就以西方兵勝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言，1801-1803年就讀柏林軍官學校，求學期間，授業於康德(Immanuel Kant)學生凱斯威特(Kiesewetter)門下，促使克勞塞維茨對康德哲理產生了濃厚興趣。同時接觸到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基(Pestalozzi)思想：「教育不是在傳授知識，而是在利用知識使人格達於至善。」更體認出「人類不應只被動觀察及吸收知識，而應在觀察的過程中創造知識，並藉由自己的思想意識來塑造世界」【註45】

註43 顏擇雅，「傲慢與偏見兩百年祭」，中國時報，102年2月21日，版E4。

註44 朱宏源主編，前揭書，頁12-31。

註45 霍華德(Michael Howard)，黃朝洲譯，克勞塞維茨(台北：聯經，1991年)，頁13。



的康德哲學思想。

其次，與校長沙恩霍斯特(Gerd von Scharnhorst)建立起情同「父子」關係，把他稱為「精神上的父親」。受其教學影響下，軍事學術突飛猛進。畢業時，軍事學術成績被評為第一等(分四等，一等學生只有兩2名)，講評報告為：「從能力、判斷力、勤勉和學術各方面，他們都出類拔萃，是最優秀的學生」。並在克勞塞維茨文憑上註明說：「論文特點是對全局的判斷異常正確，敘述樸實而中肯。在數學和軍事學方面具有深邃的知識」【註46】。在其所著《戰爭論》書中，即運用數學來計算敵對雙方兵力、物質、地形、陣地等客觀條件，並把數學列學戰略五要素之一(精神：人員素質；物質：軍隊數量、編成與各兵種比例；數學：作戰線的角度、運動數值；地裡：山脈、道路地形等；統計：補給手段等)。【註47】

顯見，造就及功成名就的「戰爭論」一書，其寫作的領域方向，脫離不了授業哲學教育影響及閱讀軍事叢書興趣所致與周遭戰爭環境觀察現象的呈現。是在閱讀參考130多個戰例及親身參與的戰爭經驗，歷時12年始完成《戰爭論》。【註48】

由此觀之，要想成為作家，不光是看書而已，就動手「寫」吧。相信自己，明白自己的需求，並多加參考學者專家對寫作書中所述觀點，或許對寫作言，將是最好的指標。【註49】換句話說，勤加閱讀，並因而嘗試練習寫作，經久的磨合，自然而然形成自己的風格，讓自己變得了不起。

(文轉下期)

作者簡介

空軍備役上校 朱家敏

學歷：空軍軍官學校66年班、情報研究班85年班、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所碩士。經歷：教官、組長、兼任講師。

空軍中校 林彥文

學歷：空軍軍官學校84年班、康寧大學應用資訊所碩士、空軍指參學院99年班。經歷：飛機修護官、電腦維護官、電腦工程官、電腦網路官、資訊網工官、通資安全官、通信督導官、中隊長、教官。現職：空軍指參學院教官。

註46 薛國安編著，西方兵聖克勞塞茨(台北：倚天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3月)，頁270-284。

註47 同前註，頁288。

註48 同前註，頁282。

註49 娜坦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韓良憶譯，前揭書，頁27。